



李鐵夫

· 李 铁 夫 ·

主 编 迟 驹

出 版 岭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广 州 市 新 基 路 25 号

发 行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旭 日(深 圳)印 刷 有 限 公 司

版 次 1985 年 5 月 第一 版 第一 次 印 刷

书 号 8260·1446

定 价 50 元



李铁夫（1869——1952），原名玉田，广东省鹤山县人，是我国第一个到西方攻研美术并达致高深造诣的人。

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协助孙中山在英美等地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并以自己所得的画酬与奖金支援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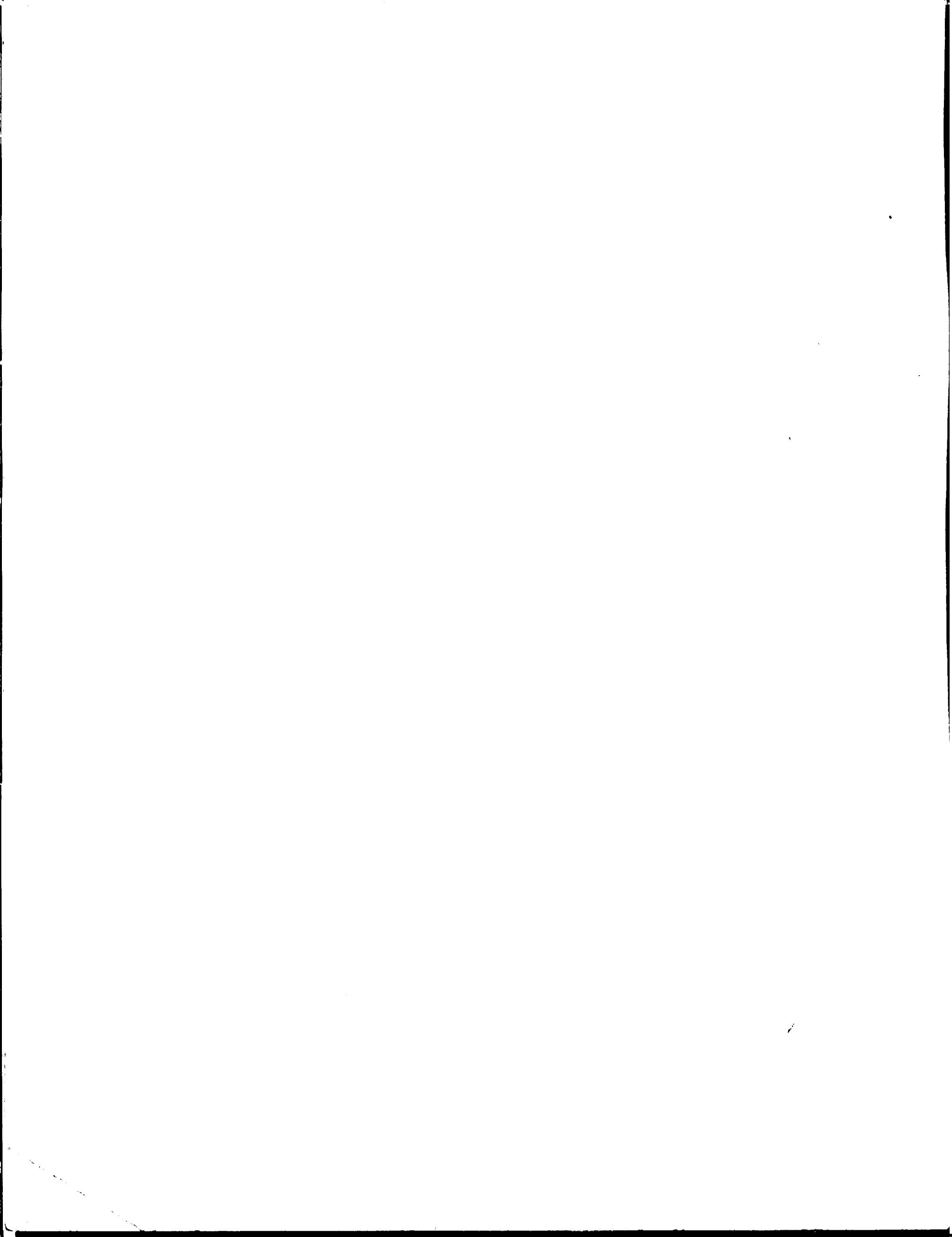
李铁夫曾入英美多所艺术院校及研究机构研习，并获肖像画副教授职称。追随名画家威廉·切斯与约翰·萨金特多年，深得两氏艺术精髓。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擅长书法及水墨画。

李铁夫于1930年归国。1950年在广州任华南文艺学院名誉教授、华南文联副主席。1952年逝世于广州。遗作大部分现藏广州美术学院。

书号：8260·1446
定价：50元

名画家李铁夫君，游学欧美十有八年，历为
美术大学院名誉生，擅长写真山水人物铜像等，
久为中西鉴赏家所称许。……洵足与欧美大画家
并驾齐驱，诚我国美术界之巨子也。

——孙中山





京电力大 00150826

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革命，二是艺术。

——李铁夫

迟 轼·主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大
家
好

责任编辑 • 林声光
装帧设计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序 言

——李铁夫其人及其艺术

连 翰

194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郭沫若邀冯乃超去拜访李济深和李铁夫时曾满怀敬意地对乃超说：李铁夫是值得认识的一位奇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位老朋友，他搞革命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世。

1869年李铁夫出生于广东省鹤山县陈山村龙门里的一间只有十三桁瓦顶的土屋里，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土地贫瘠，生计困难，使鹤山县大量乡民远越重洋到海外谋生，他们大多到北美洲——当时的英属加拿大和美国，其中也包括李铁夫的许多族人。

铁夫幼年曾在乡中随一位孝廉吕辉生读书，很早即表现出绘画天才。后来他去国外四十余载，还未忘情于传统的诗文书法，而且达到很高的造诣，这不能不感谢幼年时代这十分短暂的学习机会。

在乡野中的劳动和生活，炼就他强健的体质，也扎下了对乡土深厚的感情。他四十岁左右在纽约郊外，还常攀到树顶上照相；近八十岁时还日行数十里，能轻快地登上峨嵋山。虽然在国外他受到乃师威廉·切斯^①的影响，常戴巴拿马硬草帽，穿加毡盖的皮靴，俨然一派西方绅士的丰采，但却保留着很多故乡的生活习惯：常吸浓烈的烟草，喜食狗肉，尤爱牛肉炒粉；在他离开故乡六十年之后又回到陈山村时，还首先要吃芋头烧牛肉——这是陈山村农民每年秋收后，舞火龙庆丰收时必吃的。重返陈山村，他还给蟹眼泉留下这样一副对联：

蟹眼涌泉秋更冷

龙珠赛月夜增光

在这略含悲凉的诗句中，留恋的是童年时代的幻梦——上百个精壮的青年农民舞着一条火龙，由一个火球（龙珠）引导着前进。那是一种原始的纯朴之美，一种剽悍的力之美！

正是这种强劲的生命力，赋予他革命者的勇敢坚毅的气质，也使他的艺术始终洋溢着雄浑劲健的气魄。

—

李铁夫晚年回顾一生经历时曾说：“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革命，二是艺术。”

自十九世纪末期，孙中山即经常到英国、加拿大、美国的华侨中间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先后建立了海外各地的兴中会分会，并于1904年参加了致公堂（洪门会），深入到旧金山等地的洪门会众之中进行宣传。从这个时期开始，李铁夫即追随孙中山，而且，愈是在艰难的时候，愈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坚定性。他比孙中山小三岁，常称中山先生为“孙大哥”。

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在国内惨遭清廷杀害。当时已经在英国组织起兴中会的李铁夫，第二年又随孙中山由英至美，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1909年12月同盟会纽约分会正式成立，孙中山主盟（当时参加的十五人留下了一张合照，孙中山居中，李铁夫在他的右侧）；此后，李铁夫担任了六年常务书记，他不仅组织演剧和导演电影，还把自己卖画所得和艺术奖金捐助革命。

1910年清廷军舰海圻号抵纽约，李铁夫与另两位同盟会员，冒险登舰，慷慨陈词，终于说动了清廷海军舰队统领程璧光和全舰官兵举义，参加了民主革命。李铁夫的确并非普通的文弱画人，而是一个不畏牺牲，热血奔腾的革命家。

袁世凯窃国篡权后，1914年黄兴到美国各地宣传组织“讨袁护国”，与李铁夫即成挚友，在纽约时两人同住一室，李铁夫还赠黄兴《海滨风景》等两幅油画（后来黄兴带归国内）。也正在这期间，——1915年，孙中山与黄兴联名在海外报刊上推崇李铁夫的画学“绝艺”，“洵足与欧美大画家并驾齐驱，诚我国美术界之巨子”。从艺术的评价上说，这些话语并不过分，但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三十年后的1944年，李济深向桂林美术界推崇李铁夫时也说过：“他将艺术与人生融和成一片了，不知道什么叫做功名利禄，什么叫做交际应酬。”而在他去世二十七年后的1979年，当宋庆龄得知将出版他的画集时，立即亲笔为该书题

写了书名。可见，在辛亥革命的一些创业者心中，李铁夫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蔡元培说过：“革命者不计成败，偏重感情，近于艺术家。”李铁夫恰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与爱国激情的革命者与艺术家。

三

1887年李铁夫十八岁时进阿灵顿美术学校^②，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到西方学习艺术并达致高深造诣的人。天资和勤奋使他在校考试时获得过第一名和奖学金，此后又多次获奖。最初的十多年他主要的精力用于学习，不仅攻研油画和水彩等绘画专业，还系统地学习了雕塑（他雕塑的铜像，1914年在美国展出时曾得奖）。他也许还学过其他的专业——比如电影（至今仍存有他在美国华侨中拍摄影片自任导演时的照片）。李铁夫到过包括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学习，后期的研究与探讨则主要在美国。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即把大部分时间从事革命活动，直到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才又把主要精力放到艺术活动方面去——1913年再入纽约艺术大学^③进行研究，此后，他参加艺术活动的学院和研究机构还有纽约艺术学生联盟^④和国际设计学院^⑤（即万国老画师画院或艺术研究院），这时期他已是四十多岁的成熟画家，他的作品参加过不少次展出和竞赛。

李铁夫在自印的名片上写着：1905—1925，威廉·切斯和约翰·萨金特^⑥的门人（追随者）。切斯是美国名画家、教授，门下出过肯特^⑦那样的巨匠。切斯除在纽约艺术大学和纽约艺术学生联盟中任教而外，还在纽约第十街开设自己的画室，其地离李铁夫住处不远，李铁夫向他求教是很方便的。

约翰·萨金特虽然没有长期在学院任教，但自十九世纪末，他的作品首次到波士顿展出，即影响巨大。评论界认为：“在美国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展示出这样多的真正可以称之为风格突出的优秀之作。”^⑧不久他又在波士顿等地接受了壁画创作任务。直到1925年他去世之前，经常居留美国。李铁夫自称1925年前是他的“追随者”，也正指的是这段时间。

李铁夫与切斯和萨金特接近时，是在他早已具有相当丰厚的绘画训练基础和艺术经验的时候，他所汲取决不是仿效皮毛，虽然他谦虚地自称是两位名匠的“追随者”，但人们拿他的作品与这两位美国现实主义大师相较，就会发现，他真正地汲取了这两位前辈的艺术精华。

四

在巴黎奠定了艺术基础的萨金特与到慕尼黑探讨新道路的切斯，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都不满足于学院派自十八世纪以来所受到的新古典主义束缚而形成的那套僵化了的脱离自然、临摹抄袭的公式和教条；都从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艺术大师的作品中受到启迪，重视面对自然和真人的直接写生，追求人物的内在精神，强调笔触的表达情绪的效能和探讨外光的色彩效果；都崇拜委拉斯贵兹^⑨，因而也欣赏马奈^⑩的成就，并与马奈或其他印象派画家有密切的关系。

萨金特为创作历史壁画去埃及收集资料时所画的《埃及少女》，虽是一幅裸体习作，展出时却引起轰动。《艺术杂志》评论它是“超级的画室人体习作，在力量、真实和绘画美方面的杰作”^⑪，正因为这幅人体不仅完全打破了“希腊罗马石膏像”的标准造型，

而且在构图姿态和面貌肤色上显出了独特的创造和鲜明的个性。萨金特晚年以他侄女罗斯·玛丽为模特所画的《斜倚》，被认为超过了马奈画的另一幅《斜倚》。萨金特这幅画人物情绪含蓄、笔法奔放而不觉卖弄，色调高雅。他的这类晚期之作，对于“追随”他的李铁夫影响当然不小，尤其是在笔触的技巧运用方面——艺术史家们论定，萨金特“笔触的杰出技巧是他艺术的核心”^⑫。

对于威廉·切斯的艺术，评论家曾说：“尽管切斯在印象派影响下追求明亮的色彩，他却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艺术之神是委拉斯贵兹，并且倾心于哈尔斯^⑬明快的笔法。”^⑭切斯早期的人物肖像较之萨金特的作品更觉深沉朴实，李铁夫的风格更接近他。切斯后期受到印象派影响而追求外光的色彩效果，二十世纪初期他曾在纽约长岛开设“户外课堂”，这正是李铁夫在纽约筹建同盟会分会时期。本集中的水彩画《纽约郊外》，与当年切斯所画的《长岛风景》的色调是非常接近的。李铁夫喜欢画鱼，也是直接受切斯的影响。“切斯以有鱼的静物画使世人瞩目，但他也长于任何题材。他的最好的作品都具有新鲜感。他笔下的鱼似仍在翻腾颤动。”^⑮

切斯与萨金特都是在学院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改革和创新的艺术家，这种革新的探求精神使李铁夫能够深入到欧洲现实主义油画传统中最富有生气的领域中去。

五

见到李铁夫晚年作画的人，记得他常喜欢用“One, Two, Three”（一，二，三）来说明绘画技巧的奥秘，当然，这首先是指画面上“三度空间”的表现，其次也是指的笔法上的秩序、层次和节奏感。自文艺复兴后，在技术上许多画家孜孜以求的就是“第三维”的表现力，而对于来自东方的学子们，这似乎更是一个难题。

学院派中新古典主义的末流，只是在僵死的轮廓线内“填”颜色，失去了十七世纪大师们那种生动感和表现力。而象委拉斯贵兹（还有哈尔斯）那样的巨匠，则往往能“一个笔触，就同时解决了造型、明暗和色彩等几个方面的要求”，所以，马奈才说“委拉斯贵兹乃是画家中的画家”。李铁夫通过萨金特和切斯所掌握到的也正包括了这些方面的杰出技巧。有的评论者认为，李铁夫所探讨的西方艺术的途径和他“笔下所掌握的西画的精神与内质”，是稍晚的几位留学西方的名画家“所没有触及的”^⑯，大约主要也是指的这些方面。

当然，造型的深厚感和笔触色彩的表现力，在李铁夫的肖像艺术中，是与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家》轻快的小笔触增加了抒情气氛；《斗牛士》圆浑的造型强调了人物的健壮有力；《大学生》与《蓝眼青年》用薄涂轻揉的笔触，使人物更觉潇洒；与之相反，《老教师》和《灰髯的教授》则多用厚涂和方硬的线条，去突出人物的庄重与深思。

在国外所作的三幅少女肖像中，《金发姑娘》在冷调的暗背景上浮现出面部明艳的色彩，华丽中含有淑静的美；《黑发少女》则整个地用暗浊的色彩和朦胧的调子，加重了悲剧的意味；《秀发女郎》却采用高亮的调子和清新明艳的色彩，使人物犹如初放的鲜花富于青春生气。1941年秋，诗人柳亚子访问李铁夫时，画家把一幅美国女同学的画像拿给诗人欣赏，事后柳亚子赠李铁夫的诗中便有“壮士虬髯挥铁笔，美人玉貌胜仙茶”之句。